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二十五

輔臣

自撰墓銘 劉忠

野亭字司直別號野亭世系姓氏里族載於先少傅公
銘誌中茲不具野亭年二十三舉河南成化甲午鄉薦
二十七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纂修憲廟實錄
成陞侍講九載陞侍讀學士乙丑今上即位以春宮講

明文海 卷四百五十三
讀恩陞學士明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未旬日陞本部
尚書丁卯轉南京吏部尚書尋被召改吏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內閣專掌誥勅是年秋九月
仍以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政尋晉少傅兼太
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十月以病老具疏請
退休未允自是疏七八上皆荷溫旨勉留辛未春省墓
歸未幾再求休退乃俞允仍賜勅并月給米五石歲
撥輿夫八名廕子元嗣為中書舍人時年六十也歸之
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

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
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野或張席命舟徜徉
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
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而諭之曰吾老且
病沒之日勿請墓祭謚贈勿干名筆為誄文輓詩有一
於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
歷非一官各有所賤今何為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
其所賤則沃啟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
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穹階而居之若不

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為顯明之
資又乏低昂以為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
士大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
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從遊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
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
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恤
典文誅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
者今若是使予昭々累士大夫之餘冥々為地下之愧
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

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今附諸石者俾來世
子孫皆當嘆予不負以副其無所負者野亭配王氏同
邑知縣覽女貞順柔則內範嚴整於女工之事尤精巧
初封孺人夫人今晉封一品夫人生景泰甲戌八月二
十六日今年六十五庶黃氏生女二長王出適醫官姚
錕次黃出適生員尹郊俱早寡子一即元嗣亦黃出孫
男文孫女恩孫梅孫俱幼野高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五
日誌成于正德戊寅九月十五日時年六十有七也沒
之日久近未可卜元嗣續當銘諸銘詞之末銘曰嗚呼

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社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嗟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為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哲臣為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

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受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為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蔭一孫為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于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寔公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

予茲之論其敢苟耶公事業詳具家傳今撮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也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某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某母某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竒穎舉于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斯盖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声誉茂藉時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戶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

平北討政府囂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我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才于同事非楊氏之鮑叔也壬申冬季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刺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為矣武皇帝匹馬捶居庸閑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々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

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寡驚柝安平且泰俟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獍在側磨牙蝮舌倘机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船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机此蕭張擒信之計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閔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

擒而鄙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典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陛矣蓋以安社稷為急不恤其他也建詔中外上于時無難焉遂行之丹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辨耶公嘗嘆曰

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
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机達識豈不
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
情理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徃情之說必推
情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夫禮之至禮保忘名之完
名俟秦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即
以回執禮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
去以免夫義之為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
秩負者不以奪精挺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

取滅異之四子之子公奚為異是乎豈非遇我公之決
於去以免乎人之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
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声和響齟齬實繁徒致聖主懷
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
公之決於去以免夫事之為我尤也以公之功勞靖忠
而博此三去惴馬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
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
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
天下惜之者為大業之未終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

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劔而左右測其意在於伉儷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九重懷隣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于棄捐乎應知佩可宵還劔當畫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倚乎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于公之譴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而于公殲焉時惟憲皇帝

知英皇帝之意也即改元初亦為洗雪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穷劫贊誦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當代典章條格人材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迹心計耳濡如身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机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正類傳稿中取示

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夙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濱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踈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洵，謠曰終日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獲以衛士益安，隣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之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

下信夫獨公閱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常夢天門開遙瞻綽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三辭錦衣衛千戶四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為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

比老而声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
頌濟物之心則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為
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
學士堰次建坊牌費修縣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
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脩創利物業
三馬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
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世
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
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

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忱舉人女二
長嫁修撰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某尚寶
司丞某廕生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
於是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
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
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二女有才志幾、楊
氏嬰白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
季之勲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某曰惜乎予言也
陋不能為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

時以諸生謁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
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為之歎辭曰坎。擊鼓導江之
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騰雨聊騁目兮四顧
望夫君兮容典九疑雲淨喜回峰三峽濤平愁在渚愁
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方曙衡門空閉鎖松筠水
遠山長會能取鼓靈駕兮未來悄悄。而延佇

右迎神之曲

擊鼓其鐘鳳山之傍松鳴風兮声琳琅葭浣月兮容蒼
蒼渺一夕兮平生睹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于徽張妙

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
庭忽有霞華飛薪傳火兮燈交光儼雲駢兮羽蓋頽形
骸兮難將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兮水滴。嘯于岫兮鳴于
臯君乘舫耶乘屨石嚙月兮山崑掀髯扼腕談何高登
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澗中濤百
年歡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蹇獨
立兮逍遙

右送神之曲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襄桂公墓表

胡松

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事
叅以他日睹記蓋泣然悲焉嗟乎世人貴耳賤目智既
不足以知人而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之蒙猜
詆也公平生大節在讀書好古篤志躬行孝友介特甘
貧尚志以聖賢行業為己任跡其執禮守正不諂不回

三為令尹至遭讒積忤數被折辱而曾弗有所悔易此
豈章句豎儒心：然以冠纓組綬為性命者孰唯其志
不苟合故釋褐至十五年仕終僅：南京刑部主事耳
至於遭被知遇致身思報日夜敷納罄竭忠慮其大者
如專聖學明聖敬典其希天之學之疏若皇極訓解修
明學政公之學忱識其遠且大矣蓋公少與其兄古山
先生師事康齋吳聘君門人張先生方在布衣即有匡
濟天下之志故其在家在邦論議蹈迪事依於古而深
天人之蘊此其淵源所自來遠矣余嘗誦讀公集其言

無非天下國家大計若明倫大禮諸疏論定久矣姑置
不論即如輿地圖叙論一書其於兵樞民政戎索海防
齟法儲要備殫心力真有王臣蹇々匪躬之故夙興夜
寐洒掃庭內之義使當時百執事有味其言交相修飭
屢省力行于巖廊之上而施及朔易炎海之壖豈至使
主上憂勞南北赤子若是其亟耶蓋公已逆睹豫策於
三十年之前矣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孤遂
爾媚嫉譁然攻之而豈知古人自耒耜版築間即以爰
立頌勝典否耳矧公其時登第且二十載而其才與德

又恢々實有餘地耶今之世固有官為太宰身都上相
而野無百畝之腴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澹然不異
為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學殆於媚
忌余竊以為不然蓋陽明兩廣之役實由公薦其謂一
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右者田州之事非斯人不足以
濟是心也天下之公心也乃其後或被訶禁操切自其
並時在位意見識趣之不同為人所誤則有之所謂晏
嬰不知仲尼命也然晏嬰雖不知仲尼而其節儉正直
能以其君顯於天下後世要無損其賢也可以一胥病

大閑耶矧加誣增飾其鄉人固有說也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陸敬輿曰吾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不負斯民公寔兼而有之其必為賢臣名弼而不為俗吏陋儒無疑余恐後世距公日遠不盡知公行事爰語長史君請為掇其大都表請隧道焉

大學士對南山陰王公墓誌銘

董復亨

萬曆三十一年歲在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對南王公卒於家訃聞上為輟朝震悼曰此朕舊學骨鯁臣勅賜祭墓如一品禮遣行人往

營葬事特贈少保廕一子尚寶丞予謚文端公先是雖以儲議忤上旨然上素重公為人意公年未至旦暮召用故於公之沒所為褒卹錄廕有加禮云已公冢子濬初孝廉以某典公後先讀中秘書意氣素相臭味持狀乞銘按公諱家屏字忠伯號對山先世太原人後徙鳳翔國初有長眉王者以南京龍江衛士從文皇帝北征畱屯塞上遂即大同之山陰家焉七世祖顯生文秀文秀生得林俱種德不顯得林生冲仕為邑尉冲生縉仕為臨邑令縉生黃坡公朝用朝用生石溪公某即公父

學明經不仕配韓淑人以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日舉公而石溪公當公舉之夜夢仙仗擁玉童自雲中下覺而心獨自喜曰必大吾門公生而警敏絕倫頷端凝不好美戲七歲韓淑人見背繼母梁再繼景皆子公如其所出髻歲隸博士籍才名藉甚甲子舉本省鄉試乙丑禮部試不利歸丁石溪公艱又三年隆慶戊辰成進士廷試讀卷原擬一甲二名既傳臚二甲二名蓋穆廟偶有所錯綜故然公亦若為罔聞也已選庶吉士高第庚午授翰林院編脩典脩世廟實錄尋教習內書堂辛未

分校禮闈暨萬曆改元又典脩穆廟實錄甲戌陞脩撰乙亥建復起居注佐以史臣六人公首典選會日講員缺公又以翰林先補時上冲齡向學日御講筵公從諸耆宿後開道剴切音吐亮上改容傾聽親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已退謂左右曰王講官大是端士蓋已識公為公輔器有意用公矣居一年所以病謁告賜金幣許馳驛行已卯仍以翰撰召充日講官同脩會典又三年壬午陞洗馬踰月陞庶子明年癸未主考武場進少詹兼侍讀學士掌院篆明年甲申春解院篆教習庶吉士

亡何陞禮部左侍郎兼官如故已改吏部左踰月詔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與太倉王公同日宣麻下都人士動色相慶上聞之喜甚曰宋相文富朕相二王俱當賢于夢卜矣公既受上知遇黑頭大拜每感奮思報遇召對暖閣或偕同官議處章奏多所籌贊乙酉從視壽宮賜一品飛魚服風霾為灾公同閣臣條上寬卹四事大旱扈上步禱南郊召對面奏俱蒙嘉納明年丙戌景淑人卒於京邸詔賜賻布銀幣及三代誥命祖父俱贈如公官公既奉景淑人喪還山陰而上猶虛位待公

有以推閣臣請者上不允己丑公服方禫除即家詔進禮部尚書趣還內閣遣行人往迎凡三疏辭俱不允踰年至是時上御朝漸疏公入數月猶未及面於是上言臣非敢希一覲天顏為恩寵但邇來朝講久闕儲位久虛郊廟久代章奏久留似於聖德朝常關係不細請以聖節出御畢發章奏以慰海內喁喁之望上覽疏感動遣中官諭旨曰已悉卿忠愛翌日為出御門延公進見庚寅元日上御便殿召閣臣入對因出元子見之公同長洲新安太倉面請教諭退復再請冊立久之公自以

受上特恩起用踰年諸所靖獻多鬱結不得伸乃累上
疏自劾大畧謂日來災異頻見疆圉弗靖重以議論紛
拏風紀漸壞臣伴食中書一籌莫效更皇手冲睿中外
繫心不宜延稽大禮以開羣疑又禁庭僕御之臣喜怒
過當訶責太嚴恐上累聖德下滋危懼臣雖私抱隱憂
而才誠綿薄不能動主請如漢用災異策免三公例罷
臣以應天變上未允溫旨敦趣至三乃出視事公既不
得請而私念建儲一事乃國家安危一大机括若大小
臣工以去位爭明主可為言當不難轉移十月公復同

諸閣臣請冊立而大宗伯東阿于公亦合九卿三請詔
諭候旨行且醮讓廷臣激聒奪礼官秩于是長洲新安
太倉三公各惶恐歸第引疾謝而新安太倉奉諭旨陳
謝疏中語涉冊儲上復持不下公居中調劑上意稍解
詔趣三公出旋遣中使李浚諭公冊儲之禮當明年舉
行若廷臣再有奏擾直過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期
喜曰此宗社之福也乃擬傳札以進請宣示百僚且曰
十五歲之諭密示恐不宜入之帖中又度未必下以便
先錄馳報大宗伯于公即具疏覆并隱十五歲語而科

臣亦具疏回話如公旨上復遣諭公浚所傳原不許宣示奈何令禮臣知之且部科疏是何等語然雖不憚而無奈中外公論何僅奪部科俸儲議遂決公居閣七日疏凡七上於是長洲新安太倉亟推公有定策手各自以為不如公、方且杜容請罷累詔趣公始出明年辛卯八月工部郎張有德以造辦錢糧請時太倉歸省長洲乞告獨公與新安直閣恐有德言入激上怒因具揭署三臣名引前諭旨請上果大怒責輔臣朋黨比下長洲欲於中委曲調劑因密揭前疏臣不與聞而上怒竟

不解乃更期三年新安策免長洲亦用言者罷免公力引罪言國今日所請本臣前歲所宣臣實誤國且誤部科諸臣稽宗社大計請留國併留時行獨罷臣還不報而手諭公携藥餌扶掖入閣公乃擬勅請趣太倉入侍而是時蘭溪業以長洲荐同公直閣辦事矣明年壬辰正月科臣李獻可等以豫教請嚴旨降罰公封還且力請寬宥獻可等不報而他會救科臣者更得重譴甚諭杖於是公力請求罷疏中大畧謂臣竊不自揣妄希古人但道臣沆以為不可之意輒敢封還御批不謂致激

上怒訶謗榜株連累，是諸臣之得罪皆自臣始且詢之同官奉旨責臣希名臣所希之名不過期上為堯舜之君而臣得附堯舜之臣若棄名不顧阿諛苟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為是乃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吐罵也上不省而公復疏言臣犬馬微誠不能感迴天意至建儲大典冊立或可少待豫教委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謹訶一出遠近驚疑使臣復依違保祿泆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陷主不義貶辱朝廷者也願亟賜罷歸以全晚節上復不省已遣

中官諭卿洗沐數日其亟入閣辦事公去志益決復上疏言臣不能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批拂上取罪誠萬死不敢辭但皇子于皇上父子至親冊立典豫教典禮至大言係至親事闕大典有何宜怒既荷天言切責又蒙溫旨慰留雨露霜雪靡非至教但臣以孤忠自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沉痾既非數日可痊仰冀生全寔以一禡為幸仍不省公堅卧不出至三月廷試公辭免讀卷乃予告賜乘傳歸公具疏脩條君德時政安攘大畧末猶及建儲事且云情依而戀主猶

回棄婦之頭心悒，以憂時橫洒孤臣之淚。讀者皆為
隕涕。當公之去，或有以書挽之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謂止而不諫也。公大臣也，獨不能濡忍以就大事而
悻，如言官取一決自快為公。佛然曰：漢有胡廣、中庸
今乃有公論語乎！且古之人主為所欲為，皆以大臣持
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耳。假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
誅罰，事尚有濟。聞者服其確論。公雖去而上素重公，竟
思公言，默定萬世之策。以甲午年元子出閣講學，又七
年辛丑冊立，公聞之，仰天拱手加額曰：上幸用臣言，臣

死可瞑目。齋沐具表賀壬寅，上亦遣行人羊酒存問。官
一子中書舍人，公具疏謝。疏中猶及視朝勤罷，礦稅起
廢佚諸大事，而入奏者為削數言。公大懊恨，明年癸卯
公病，中夢同司馬文莊公應制詠，獻芹獻曝詩，寤猶
能舉其詞。及委頓寢語，悉君國事，一語不及家。公骸貌
魁岸，器局恢宏，雅負經濟才，而控款悃愾，力以天下為
己任。居嘗喜愠不形，至遇國家大事，與聞生平名節，則
蘄、嶽、即責育無以奪之。方公纂脩時，適新鄭當國，
見公所書其兄中丞事，恚甚，諷改之。公屹然不為動。江

陵病劇盈朝為建醮予時目公咲曰古人為君父禱今禱為相耶因約不往既江陵敗上怒不測禍且及泉壤予密與公約謂其人功過不相掩公即慨然屬草將以經筵日同疏面奏會有旨從未減乃已其不隨人炎涼固如此又公直閣時曾少卿乾亨有條陳汰武弁疏未及上以閱邊行而各衛官聞之因遮少卿兄尚書同亨於朝大呼噪欲甘心焉公聞狀亟出遣人傳諭曰若曹無狀敢于禁庭窘辱大臣獨不畏赤若族耶衆始解散已下兵部欲貫不問公曰恐啟奸雄窺伺之心元魏張

尋事其前車也因行五府詰主名者置之法聞者莫不多公鎮定之功先是蒲坂張公繼江陵為政以同里故數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發舒而一二新少年務詭激射名爭求多于當事者公正色中立不稍假借獨以大義摩解之即一二新少年又靡不嚴重公也公于書無所不窺下筆風發泉湧千百言立就自成一家獨不喜聚徒講學曰學貴躬行標榜何為敦倫砥節內行純備奔景淑人之喪號躡過毀尤人所難與人交有始末居鄉豈弟寬和人、自謂親已然非意相干

輒以理遣慎取典一介不苟宗族親友窘急不惜傾貲
調之嘗大書客座有橐裏金錢揮已盡枕中軒冕夢皆
空之語歿之日幾不辨葬焉大宗伯于公業草公傳稱
公守城深堅招不來麾不去有古社稷臣風蓋以汲長
孺况公也余謂公風度鑒裁似張子壽忠誠體國負海
內重望似司馬君實然明皇於子壽生不用其言沒始
思之遣人祭吊曲江公以議儲去位而即以建儲蒙上
存問錄廕遇若過於子壽君實起家入中書變熙豐為
元祐史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數餘年來礦稅使者四

出殃民不啻熙豐之新法余輩碌碌即叩閣泣血無力回
天公上畏相也海內望公如望歲旦暮且冀公再起同
心協力拯濟一二乃公願溘焉先往不及如君實一奏
旋乾轉坤之功嗟嗟上即用公而不能終用公國家即
得公之用而不能竟公之用人之云云可勝痛悼然上
之終始以禮遇公與公之死生以道事主真可云聖主
貞臣百代一時者矣元配霍氏封兵部主事宗嶽女未
廟見卒累贈淑人繼配李氏處士松女累封淑人貞靜
勤敏善事舅姑饗客供祭事事精辨然性朴素既貴猶

綦縞過諸戚屬戚屬相視而笑不顧也曰吾自安之公
課弟璽或過嚴淑人輒從旁解之至醮責諸子輒不少
寬假曰我子豈同先姑子哉遇霍氏有加禮至李氏外
家竟不肯私一錢以公歸之明年卒公每念之輒泣然
泣下公生嘉靖丙申閏十二月初二日卒萬曆癸卯十
二月二十一日霍淑人生嘉靖丙申七月十三日卒嘉
靖甲寅五月二十五日李淑人生己亥閏七月二十八
日卒癸巳十一月初二日子男八濬初乙酉舉人娶大
理寺評事霍廷楠女湛初中書舍人娶兵部主事孫訓

女繼娶陝西兵備按察使李楠女沛初廩生娶陝西兵
備副使薛綸女汲初廩生娶湖廣布政使安嘉善女俱
李淑人出淪初庠生亦娶綸女側室林出演初聘山東
兵備副使薛綸女灝初未聘俱側室徐氏出河初幼側
室某氏出女二長李淑人出適國子生郭煥然早卒次
徐氏出適庠生李昌時孫男六濬初出者泰康娶戶部
主事焦承先女泰筭娶舉人鄧應元女泰符聘張進士
爾基女泰籥聘文學隣女沛初出者劉寄尚幼孫女七
濬初出一適施應圻一適郭震祥湛初出一沛初出一

明文海 卷四十三
汲初出一瀾初出二俱幼曾孫男一泰庚出卜以甲辰
十一月安葬桑乾之陽銘曰雲并之間昂畢分野七寶
五峯盤礴南下人文苞孕千年未吐宋唯畢公今繼
武公之心事月白風清公之器宇川靜岳停賈董文章
富韓絰濟講筵侃侃受知於帝曰良弼侍予左右先
後匪躬謬匡救儲議紛紜心獨款悃雖忤帝旨終定
國本歸休山右人仰東山新法嗷嗷日望賜環繼拜儲
詔陰館之里仰天跪呼臣死可矣踰歲告灾星流雲淡
黃鳥有悲青史無恨帝念魚頭吾之舊學褒卹錄廕禮

宗恩渥予常目公殆庶王佐文端易名千古不磨鬱葱
佳氣桑乾之陽挾兩淑人于焉徜徉施及子孫永世匪
懈石馬秋風望之下拜

原任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青岳劉
公暨元配累夫人曲氏累夫人王氏合葬墓誌

銘 倪元璐

夫宗濟之業所以考名人憂患之心所以正君子是故
苞桑休否蒺藜乘剛負宏者無狹摹審端者無回志亨
困之德篤于劉公矣公諱鴻訓字默承別號青岳其先

自寧津徙居長山始祖善興善興生謙：生拳、生達
達生元、生璽：生伯能伯能生天賜凡傳八葉代有
聲聞博陵士族之宗瑯琊人倫之盛所自來已天賜生
公父觀察頃陽公厨倉言乎其學江海以為之才強諍
之聲體雖岡鳳於蕃之績追峻嵩高教篤慶流法宜繩
繼公其長子也公生有異徵幼形竒表黃中等身之書
流睇可盡長吉嘔肝之語义手能成總角北兮名謹一
郡十舉不第囊錐相疑幾及會稽富貴之年始售廣川
天人之對故知洪音不爭於急節修翎必資乎利風遂

以雋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橐筆三期声称日出授官翰
林院編修公綜習典常精疏義務昌黎文起當一變之
時習生史才有不常之譽知制誥一年獨持體要如絲
如綉其觀較士春官囊綜梗梓廬陵之勒軋茁興國之
榜龍虎方斯蔑如也于是國家多故顯皇帝奄棄天下
貞皇帝俄繼上賓鼎湖再號連山幾沸離溷覬軒皇之
座旭馭委虞淵之都公乃戟手掀髯昌言声義鑄責時
宰其音琅然同列聞者舌喏而已尋奉詔以兩朝勅旨
頒諭朝鮮賜一品章服時建酋日悖制閫非才公道經

三韓為出籌箸聽貌，中用惋憂既渡東江俄聞烽信
名城墮為丘墟巖鎮沒於榛莽公投車握憤擊楫明安
弭節玄菟大禮克舉又以海國我之外籬綏遐激忠存
乎推置於是裁約享饋章示規繩是使卉服之長冠帶
而問詩書窮島之人啁嘈仁義公之能也復命擢右春
坊右中允旋晉左諭德遭頃陽憂摧毀之誠幾於死孝
服甫禫起少詹事維時節甫乘權膺固駢戮岵虎惧其
多翼謁者怪其有兒招延苟朋剗割剛士公入都門義
形難璫之群兒以難告璫曰黨渠不除後其臍篋由是

矯旨褫公冠衣而公自熹言笑宴：三公于我乎何如
黨人無慙于不典矣跨衛還里弥益夷猶非有山鹿庖
厨之惧野鵬坐隅之感陽：陶：貌日華舉古之樂天
知命無不自得者矣居之二年否極以喜今皇上乘
乾出震鋤奸顯忠金天作則九黎誅玄華升而四凶革
訪予落止懸鞞闢門詔廷臣亟蒐舊德凡疏朝野十人
比於周亂公名典焉皇帝考慎且日召執政以下入對
乾清焚香禱天冀得良宰覆名金甌明憑帝賚首探得
公上心甚悅即家徵公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發

冊遣使肩背相望控辭不聽凡五閱月隨使者至闕下
陛見之日嶽立鵠舉音吐軒訇上遙見目成喜著瞳采
當此之時地氣猶結首肱分道荃施競時覘莫窮瀛夫
有留覓產祿窟而猶在牛李壘以方爭綸靡之長引質
溥先朝之嫌畫諾之司慙丙魏同心之致公至木彊感
知氣昌章邪摘疑察如也于是奸徒大沸剡手須剗
遂乃召鷹起犬移眩緇素有醜面目視人罔極商英報
元祐之憾宗孟以司馬為訛賴夫聖人瞻言王赫斯怒
刑天干戚投於帝江營蠅樊榛歛然離破群迷衷聖國

是以明公是用感泣刻肌益靡避愒因承密對力言速

吏

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言帝王之道必世後

甘譬身元氣久自蒸徹又請渙居益饋任人責成既以

魚水方孚無言不得退朝目送勢所難居遮道手加情

何易答且夫指天畫地莊論也以為過厲其氣雖詎辟

不必保交會食拂鬚寅衷也以為孤遂其情即微言可

以弋禍始終之際明哲所憂會以京軍置帥制書不符

議者毛吹歸諸机密原其顯過小事糊塗閣班後公則

猶叔季而言者倉卒承詰遽以公稱值上勵精無私制

治不欲使天揣疑秘旨以為天子箝鍵言路袒翼凝丞
乃下所司襍施窮鍛孔璋石烈今世所希咕嚙之間已
成大獄詔下戍公雁門公奉命坦施北向稽首臣罪弥
天死不足塞幸承貶竄夫復何云即日徒步出國門書
衾悴然見者哀歎至則雜諸戈及致恭其帥雖元鎮吉
陽不移岨強而子方淮水能聽風波循省之餘益脩性
命暇或攤書時藥賦詩泳游間選緇蜀典爭道韻迫如
也亡何寇犯五臺雁門雲擾公獎鼓家雜仗劔登陴傾
囊鬻裝以享戰士賊不敢犯孤城獲全方之段干深坐

以保西河王蠲閉門而全畫邑雖休瘁不同抑有各有
其力乎風霆易涑水石能明天下方矯首落遵鴻之儀
五位或拊心思放麁之過詎期疾作竟致弥留以崇禎
五年正月十有二日卒於戍所枯竹未生曷明不負牛
車共見已白非欺悲夫既卒大吏以聞詔辭感惻聽諸
子得以其喪歸葬其土仍敕給傳官為治行非諸流人
可得而望斯明之至仁存乎墜履定論準諸蓋棺矣秦
山之容滄溟為量髯戟載義眸電曜靈正骨嚴顏晶衷
博體室鮮抱裯之媵門無彈鋏之賓矜岸方幅不以厲

物靜穆虛澹不以篤時道廣渙群才周勝鉅迷馭資其
斷谷驚颿恃其智檣然而挺柯寡枝遙流不曲體誠曰
坦測表云踈此其所短是以困也夷考平生每逢奇異
讀見黃衣死流巨響負痕臨危化人饋之神藥涉波胥
溺靈禽定其傾舟豈惟生有自來抑亦誠之通召然典
公生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九日享年七十元配累贈夫
人曲氏同邑通政使曲公遷喬女繼室累封夫人王氏
同邑太學生王公東漢女齊德均禮踵美增華雞旦奉
以翱翔鳩桑形諸帶弁亦簧翻之唱和梁笥之規隨也

曲歸公七年以勞没王後公一年以悲殞子三孔中孔
和孔武女五孫男一曰愷配嫁姻媿悉於家狀父書能
讀祖笏行獻龍文麟窟挺：扞扞孔中等以今年某月
日奉公柩暨曲王兩夫人合葬黃家庄之東阡禮也伏
波發藁不假大招之文立成仆碑共切重興之望元璐
不敏敬為之銘曰泰山巖：峙為人鵠學山至山于何
不穀扶滋氣道昌沛文詞使則不辱名流喬夷璃鉞渙
然誠帝之賚朝踐斗樞夕清蒼蕞茂名難居殊思莫報
夏氏之璜則亦有考英州儋耳槩多名人露寔皆教天

王聖明孔璋何人谷永不作為臣不忠死而猶暝帝施
敝惟賻曰車馬魂乎歸來若無罪者佳城鬱三英祭兮
馬祠魏碑臣日望之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四

墓文二十六

能臣

明故永寧縣主簿諸君墓表

史明古

江西吉安府永寧縣主簿諸勝受檄治一府九縣盜以
景泰四年巡按江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雍上疏曰
臣聞去奸以制任人以才古之善教也江西十有三府
地大而多險人衆而雜居地大則襟帶江湖包絡山澤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姦完易于亡匿人衆則善惡渾殺亡賴之徒萌蘖其間盜賊斯出矣今法禁彰明比歲豐給猶竊發若此即不幸有水旱之災物力潰散則强者奮臂而倡呼弱者聞風而響應恐饒信以西安袁以東未有寧居也于時始警而謀之其可及乎臣深為此惧故府委一官專令逐捕盜賊以防其微以杜其漸然人之賢否不齊才力亦異故有出此入彼不能窮其巢穴也惟吉安府永寧縣主簿臣勝受任以來夙夜在公至不顧省其家勞心盡力不避艱險故能時月之間禽戮渠魁徒黨解散民反

常業而又精爽詳審人不能欺既無濫及亦無幸免人稱為平蓋其才畧信有大過人者臣愚以為宜令專督屬府之盜然以職分素卑人不秉畏謹案江西布政司故有捕盜經歷間者關於選補今臣勝屢著勞効第以屈在下僚上無由知臣請授勝茲職俾之徼巡管內不惟少旌其勤使人知勸而盜賊亦可以漸而戢矣臣雍昧死以聞制下吏部吏部以勝資淺寢不行明年始有文綺之賜用前奏也當是時吉安人多當道文淵閣則陳循蕭鎡大學士吏部則王直尚書都察院則蕭維祺

羅通左右都御史餘以侍從鄉丞給史布列清要者不可勝紀其子弟親屬奴僕率怙權使氣恣橫部中輒索盜以居利守令莫敢誰何君獨持法直行無所假借推情立議尋繹鉤探究竟根柢衆以是大怨君乃共為飛語誣之于巡按御史項聰、時與韓巡撫以鄉曲更責望不相能欲去君以快忿忿亡以為之幸乃捃摭脩學時減刻穀價生之奪其職當逮讞京師君聲冤事下都察院維祺入私言望君不與辯君遂持維祺陰事維祺恐使所親囊白金賂君蘄解君弗許上書告其居喪時

受郡縣貨財具有左驗維祺大惧盡用其貲求救于中貴人興安教典其上章自愬從中下其事錦衣衛捕君繫詔獄與刑部大理寺雜治之諸大臣咸諾君莫冒白其枉者惟鎮撫門達于衆中責數君曰此爾求直時耶故事當叅請置對今是何等時也卒成案傳以詆誣大臣報下戍鍊嶺時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也明年天順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君卒于戍所年六十二家人負其遺骸歸其子中即葬于錢塘東山衙後二十年君配馮氏卒中以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自東山衙啓葬君於

大慈鄉資崇塢丁家嶺之西馮從葬焉君字廷義其先
祥符人宋南渡居仁和祖嘉^嘉徙益官^父敬復居仁和君
有吏才負直尚氣常慷慨思樹功業吏杭州從事工部
尚書李友直采官材四川典史鉛山父喪去官卒葬改
桃源考滿遷主簿永寧所至皆能興利除害恭勤不懈
愛民如子桃源當南北要衝民疲於挽送死傷滿道君
身任之煦嫗煥咻民忘其死其在永寧尤剛腸疾惡故
不容於權臣竟以戍死悲夫中以改葬之墓未有刻語
其友史某曰子雖不與吾父接然詳吾父事業者莫如



子又辱於中遊墓上之石將子是託焉某辭不獲乃為
之書曰嗚呼人能自視重則外物輕當五六公柄用時
响枯吹生傾動海內自藩憲以下莫不曲意事之以規
進取君寧不知能少屈其志以比阿之則高官要職可
致也而守正不撓至罹毒蠱卒之劇其牙而膏其血身
死名僂為流俗笑者以其自視重也嗚呼賢哉屬者有
巡撫使奏江西盜倚大臣家為扞蔽李致省之黨方盛
諱恣其言立貶斥居外則其奸王法亂吏治賊民生者
有不待君一人之言而具也傳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又曰觸犯人主罪或見原抵牾勢臣罪在不救信然用是表之于墓覽者將哀君之不幸且為世道慨焉嗚呼蹈此轍者微獨鹵江哉

東莞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陳琛

陳生大猷從余遊一日出其父在東莞時諸名士貴公所贈詩數十篇余覩每篇皆有豸冠顯擢之祝無一篇能脫者因笑曰何待尊君之淺也進士作縣不數年得臺省者恒十五何異之甚抑尊君平日自期豈專在此一官耶大猷曰家君當日亦厭之謂皆俗見諛詞無足

寶者余曰吾固知其厭之矣吾嘗見君在稠人中冠聲朗調出峻卓驚人無頽畏語鄉先輩量寡容者不能堪至以裴行儉相人之術詆之君聞之不為動蓋其剛方坦直得之天性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而突梯婉軟以取容悅于時者亦君之所不能也不能自為諛頽耶吾固知向者之詩皆君之所不喜也大猷以為然且曰知家君為人誠莫有如先生者矣遂以墓誌見屬余不得辭命取狀為叙之君名寧字士泰號介庵世居晉江桐城西其先世若雲心梅西中齋皆克自光其譜者也中

齋第三子彭壽是為君之曾祖彭壽生正玄正玄生成
聰娶潘氏生二子君其季也白面炯瞳望之知為敏穎
人作科舉文字不苦索而就而明贍輕順無少紆鬱艱
深甚似其為人戊午以義經領鄉荐壬戌登進士第癸
亥出知東莞凡舉進士皆喜職內出為州縣則惴惴然
視居內得清要者若登仙然君獨曰何不樂愚才乏耳
縣令猶不足為政耶東書數篋赴治至則以吳隱之飲
貪泉節詩為佩符曰不如是則氣餒畏人窮驥足不得
逞蓋才出於氣未有氣不足而力能排天幹地者也東

莞縣號煩劇難理舊有堅訟積數年歷數官不能破君
訊之立洞其族會即取紙大批數語擲庭下兩造各甘
無後言者一境皆驚有作詩頌之至以神君稱者君曰
吾非神吾得其意於春秋樽節人情天理而輕重吾權
衡于常律時例之外顧執律拘例者亦不能為吾制焉
耳雋不疑之謬引陳子昂之議誅元慶張柬之不能為
唐室討罪人皆無得于春秋者也識者聞之愈驚皆曰
臨事不可無學術專恃才氣猶不濟况徒以謹厚朴直
之德稱者乎由是東莞之豪者黠者無賴而欲入于盜

賊者胥吏之老于案牘而神出鬼沒者有官無守恣其父兄子弟席氣焰以沮撓官府而漁獵士庶者皆惕驚蹇澁不敢稍出繩墨果君之神明感應若是其周且速哉事有机術有要先聲而人以為皆實舉一而人預服其百也然亦足以見君之拔出尋常矣善觀人者即其大端而得其全體固不待事、詳之而後其人可知已鎮撫藩臬諸公屢加旌獎期以大用而君亦汲、然不自意滿政暇則左經右史俯讀仰思有一得即入邑庠進諸生課試之以其所自得發其疑使各自思而因以

授之於鄉社改淫祠為鄉校命諸鄉子弟延聘山林遺逸師之而窮鄉遐里皆知向學此皆俗吏視以為迂而甚慢之者而君獨知急焉然則君之沒而邑人至今猶曰於我有德者豈專以其威照、並行而決獄平允也哉君臨沒時歎曰吾年未及強仕者仕而治方有可觀而天不少假以既吾蘊豈天不喜善人而世之多福者皆頑忍痴肥逐、無厭者耶此言激發失平有餘恨也君生成化壬辰卒以宏治乙丑四月十九日年三十有四配黃氏男三人長即大猷次大謨大謀女一人大猷

舉止有父風亦挾負奇偉不肖隨人後者也遊群庠聘
吾蔡虛齋先生女君卒時大猷年十一扶柩歸權厝祖
墳之側去年冬始卜地于三十二都金匱山背壬向丙
穿二壙擇今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虛左為黃氏
壽藏銘曰憫君英氣未發一二不有萬縑為君作誌

秋佩生作墓誌銘

劉 蒞

古人墓誌銘託之名筆蓋欲附文集以傳遠後世惜此
義厚遺名爵以為耀文浮質滅識者少之近世錄名臣
叔人物者多據此益見其惑也又有自作輓歌自作祭

文者事雖不經情則夷曠吾有取焉故自述誌銘期以
傳信蒞字惟馨號秋佩別號鳳山生成化之丁亥十二
月十一日戌時曾祖信忠元末亂甫七歲隨舅氏自湖
廣之麻城來徙譜帙遺失遠世不詳哀哉祖文隱草昧
祖妣李氏無出鄒氏生父志茂以蒞貴贈戶科給事中
妣劉氏生妣王氏前妻程氏繼妻沈氏孺孺人蒞生不
大慧亦不大愚父愛之甚篤教之則甚嚴少有過差不
少恕嘗語蒞曰吾上世遠遷於涪俱不耀德積汝祖吾
遵循之後有興者其在子乎以行以貌以心汝決有官

但吾病且老恐不及見蔭每憶此言心痛泣下奮自勉
學先妻程氏沒六年不娶欲副親意弘治戊午己未叨
聯科第吾父已謝世淮南子曰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
靜而風不寧殆將預為蔭發也吾奔喪時同鄉舉人李
姓者客死京師吾不忍其火舉血屍輿而西者萬里事
或難於以柳易播者後服闋授戶科給事中任僅四載
尸素無所建白每見時事爽度憂形於色妻沈氏曰人
以官為榮君以官為懼何憔悴若此吾應之曰杞人漆
室何裨於國亦此心不能已耳忝居諫垣雖無大裨補

不敢怵時緘默且如減竈丁之逃課昔之鬻子女以代
償者頗德之奏屯田之妄增時之虛丈量以要功者悉
蠲之論妖言之誣繫所活不止千人劾鹽法之弛禁所
節何啻萬計瑾賊謀逆首發其奸張綵黨惡預防其伏
逆謀既露以次伏誅人曰子何先見若此吾曰呂獻可
首劾安石蘇老泉始論辨奸豈有幻惑之見亦論理勢
之自然耳瑾賊因建白中傷之杖于朝落賊家食者七
年兩罰餉邊三百石產盡傾藩臬牧守下逮親朋咸以
義助始克畢事涪州舊有五賢祠祀編置程伊川別駕

黃山谷郡賢晏亞夫地主醮達微一日郡守南城黃壽
忽易其扁曰景賢笑謂予曰君知所以易扁意乎吾曰
不知黃曰奏屯田減鹽課衛賊捍患先生功德及活人
吾欲生致公于是此耆老龔浩輩之公言也蒞力止之
曰吾不敢忝道統又不能與詩流又非地主濫于斯是
重吾過也黃笑而止扁今尚存又嘗買郡人劉寬顯之
樓居以處予悉拒之都御史林見素因流賊亂為落
府城買居予亦請止所不屑者多類此後瑾誅公論力
荐有云居官能善其國居家能衛其鄉倡義兵以捍流

賊四境晏然擢甲冑以先卒徒闔郡安堵等語復起金
華知府在任三載無政裨郡無德及民敦風俗卹民隱
乃拳之本心浙俗侈奢資生女輒淪沒重法禁之存
活頗多人稱其存曰劉女婆郡多節義疏旌舉者八人
但見表揚風化錄何王金許婆人也以道統請於朝崇
祀孔庭論雖未行識者是之處事近迂心則寔事主類
簡心不欺受諂者皆嫉之吏部五次推陞提學叅政等
官事從中沮亦以瑾故也瑾黨有宦浙者始以附瑾被
劾將加重典主國是者曰激則反側不安俱從輕謫外

任無何黃緣復起適僉浙憲因附御史潘鵬併力陷蒞
蒞復致仕時浙人曰死逆瑾能害生忠臣言路如之何
不阻塞忠謇如之何不解體哉八縣父老及官屬泣贖
者旁午於道蒞戲無取後鵬果黨逆極刑浙人稱快蒞
致仕又八年新天子自藩服入嗣大統甄拔人物有荐
之曰古忠臣者有曰古循良者名浮寔爽可愧也公論
汲引不已始得旅進起守長沙浙儒有寄詩云古今忠
諫其危机曾憶飄然去任時死瑾能生無孕子燼灰猶
煽燎原威奸臣涌網天威在賢守彈冠士論歸誰道冥

冥無果報潘鵬此日竟何如公論之在人心不泯如此
病痿未赴任間復轉江西副憲病勢愈增忍不作乃寫
誌銘以貽子姓俾沒後鏤之石思昔先王謚以尊名節
以一惠蒞官卑無可請之謚德薄無可一之惠但自少
及壯且老不妬不岐無刻利偷惰之行雖不能為善亦
不敢為惡司馬公曰吾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諸天不
敢告者不敢為也蒞自反念三歲前以不可告者亦有
一二事悔不及也程明道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
蒞內訟被侵者儘多居官不能廉貪心尚在然取斗米

張紙以自用天則我殛居家不能儉侈心尚存然使銖
侵兩尅於匪義神則我謹若夫郵鄉鄰睦宗族厚五倫
樂三益周窮給匱郵老懶貧徒有是心原無是事蓋棺
論定付之後人吾不敢自文今不盡述雖然吾嘗以人
占天謫官自都下祖墓側有長巨石一日忽作裂繒之
聲響踰時破而為二長數十丈又有山名八卦崖者裂
開三寸亦長數丈致仕自金華舟至夔以上地名麻衣
灘風濺大作已不自保闔目以俟頃之漩醒平善艤舟
岸人以訝之流賊火吾居祠堂盡毀四龕及神主出於

煨燼之中畧不焦腐事雖偶然亦頗異常由是觀之天
蓋未醜滄之所為也嗚呼吾不得於人却得於天不得
於外却得於心不得於私却得於公不得於今或得於
後秉化歸盡吾無憾矣子男四雍武程出承武步武仲
武沈出承步業儒孫男若干以某年某月某時卒上距
生年幾旬有幾附塋鳳凰山祖墓之側棺衣飯食之具
屏去華麗無毫厘金銀珠玉以殉亦大明之俗如此變
遷之後人必無所利可保無虞也乃繫之以銘曰鳳
凰巍峩有作其誰爰自涼菲寔疇其基不肆以亢不死

以隳時稱鳴鳳自甘伏雌載黜載遷不廢其馳載仆載
輿我心則夷國有元凶欲秉珽圭封章一刻駢首就誅
郡有瑞人倫理攸歸表揚一旌善類生輝亦有徐福代
訟我私天子曰嘻擢為用之銓衡曰俞姑試有司以旅
進副憲江西天亦孔吝不究其施還此溥龐歸于地維
樂在茲丘風水攸魁山靈呵護莫敢侮予

楊北山墓銘

公之繼室武公康太史德涵之姊也故公之墓也其兄
子太學生玠謁太史請銘太史謂知公之深者莫如予

宜予銘昔弘治己酉春公及予俱為學官弟子督學潘
先生合一州八縣士試於乾州無慮數百人乃獨竒公
謂公遠到之器云而予交公蓋自此始然是時咸寧馬
公順長安童秉虔俱名動閩中其年秋秉虔發解而予
三人者亦遂同舉其後同遊太學道誼劇切交愛甚至
予三人同舉丙辰進士秉虔後舉壬戌又先逝至是公
順亦不幸卒矣乃獨予在故太史銘委焉按叅政孟公
德厚所述世行公姓楊諱武字崇文岐山人也岐山在
北公愛之故自謂北山先世蓋弘農震之後唐末避兵

岐下遂家焉曾祖文秀精星歷術勝國末識東南天子
氣仗劍歸我高祖以功授百戶後辭歸終於家祖貴博
學能文章乃不第歲貢太學終太學生父禮隱者配孺
人龐氏生子全全繼孺人羽氏生公且免身母夢月
墮其懷故公之生也神骨特異不幸父母早逝鞠於伯
兄全而後特以底成立者伯兄力也公舉進士之明年
丁巳出知淄川縣是時縣治久廢公下車鋤惡弭盜修
繕城池疏理冤滯勸課耕織積廩倉之粟振惟薄之風
拓廟學之規崇鄉賢之祀興詩書之教賑貧乏之士蓋

乏科者且百年乃相繼舉者數人彬々與名邑敵矣公
善用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蓋有盜市人稷黍者求之
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
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
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
米者其人遂服又盜田園瓜果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
盡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
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家
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仇家而

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路行者於路旁枕上睡熟囊中千錢乃人盜去公令界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于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采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此數事予皆聞諸淄川細民蓋典史陳瓚者黃巖老叟也嘗侮慢公怒鞭之於庭瓚急誣奏公於是淄川民十輩走關下為公訟寃嘗見予故聞諸善政云公嘗出視淄河謂可溉田指示疏鑿處皆值故渠歲旱蝗飛蔽天公

憂甚齋沐祭蝗息徒行禱雨甚苦天降時雨竟有以年於是巡撫都御史御史前後荐而辛酉春考績于吏部其年公起為浙江道監察御史乙丑清理河南軍務及查盤軍器前後凡三年尺籍器物罔不精審而風裁凜然藩業郡縣遠近懾服正德丁卯代歸刷卷京畿道明年戊辰出按順天諸郡往時已稱為難而是時劉瑾用事多牽制不可行公蕩然無所迴避雖不及于禍然猶罰米百餘石至于救任邛邊民中傷之禍辨密雲李順殺人之誣即劉瑾亦稱其為真御史也已巳擢

大理寺左寺丞受勅勘^視大同邊務若屯田不均軍役耗損諸弊政厘正裁革殫勅不少避邊人誦焉明年庚午超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蓋所謂北門鎖鑰者公毅然當之而時論亦以為非公不可莫將大有為矣未幾瑾敗言者不問才能堪否^爾以鄉人為辭公由是罷歸里舍乃於城外置墅構寶穡之堂以農為務植藝花卉必成行列一器一物罔不精好性不喜酒而風致甚高往年戊寅嘗與德涵太史過予同遊南山紫閣諸峯信宿然後別去嘉靖甲申予往壽德涵尋

又歸女得再會公而已己丑冬會葬康生子寬幸復會然是時公已被疾數年矣風致頓殊執予手不勝眷戀予亦戚：不忍別嗚呼孰意其竟不起^也蓋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云距生天順甲申四月十四日壽六十九歲以卒之明年癸巳月日葬某地先塋公為御史考績得勤贈其父母而元配郭孺人繼葛孺人得贈封焉得王繼氏及太史之娣俱先卒而與葛孺人俱無子獨郭孺人生一子一女子琢甚慧不幸十七歲死女適鳳翔府學生李韋亦先卒矣今韋有子琰為側室李氏出者已勝

冠足以慰公、善舉子業而古文歌詩亦不足^作世人言
 語蓋數卷載之家乘云予往遊太學時與公共憂患通
 有無即同氣之親或弗如也此歸里舍願會晤希濶甚
 不能無感及公平又未能忘哭盡哀俯仰今昔情何如
 耶情何如耶幸未死猶得以銘公之墓乃收淚為之銘
 曰北山之英鍾其靈海月之精感而生智圓而神胡茲
 弗能中道而傾匪予智之弗經既歸既耕既樂且盈厭
 世而征蒼虬是乘海月焚、北山青、億萬斯年神遊
 乎太清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二十七

能臣

范養吾墓銘 陶望齡

公諱櫛字子美號養吾其先宋叅政文正公之裔文正
 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為永嘉令當南渡時徙居會稽四
 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元孫完當國初時官
 光祿署正生溥、生封川知縣鏞鏞生垣、生琦公父

也仕為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奪業已益自奮服滿試縣中第一大為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卧講畢復步歸為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間塗間默構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下運思成課、更多其任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于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蒞事日噉餅數枚以廉謹稱朕得時譽當事

者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閩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尋為郎中時有昌平密戶百許犯陵脈論讞罪悉死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饟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倉糧告

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甃墻築堡因盜商積粟為持久計公度賊勢未解慮饑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三萬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為一肌染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軸輻萬餘艘兵

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值民廬輒撤之公傍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閘水從水患淺邪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急公畧不儲待漕院大憂之召為語公謾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回起曰府乃欲委罪於我役我止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為難今以旂甲守船而用其七人為夫彼利得僦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

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為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將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官恬然自去乎曰更計公勿憂都御史嘆曰府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鶩柴炭此明註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

撫院然之為咨請禮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金逆於涂遭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就潘氏園寓帑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公心疑為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莊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中挑與鬪相搏執繫以

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輿謁客西門過街肆搏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做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之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為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朝廷洪福奴輩當死侵辰捕賊首已遁其孥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疆吏悉皆誅死矣居無何而王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兩城

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乃議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遂舉之身為植工竣命曰王帶繪聯城圖大享勞郡吏令人邀公、固讓不往出行城上嘆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院聞愈憾於是搜遠歲逋為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公竟罷公為治英敏善決斷不畏強禦摘奸雪滯通於神明鄉官某者淫暴擅殺大為鄉里患海賊之患築郭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怒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

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為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其不解而恨公切骨陰某刺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于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為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于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為人殺耶父曰免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鬢倭而趨公默詫曰噫是栢魂也而繫鬢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吾欲暫遊對曰某等遂輿以往指池曰徐栢死在是

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超如沸復於下獲焉名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為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袂脫而現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浣耳解其裏血清霑續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袂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為神焉去郡日郡人扶携悲戀婦女皆登埭呼嘯或騎馬拏船尾之川途為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

為立生祠祀之其惠愛如此公于學以力行為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為老先生其臨事明足蚤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典力可謂兼之所著洗心居格言現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現教怪見同學者死為公典翫習無惧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也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及葬諸子

以李公槃狀乞銘之曰壁貴金良不可禦荒屑而食之不如稻粱積蘇千車困粟百畝以適市廛不敵寸珠誰穀於凶誰玉於豐兼者實難惟我范公淮方未平公卧而治療其調飢公也則批公之來還隱者之顏式是邦家寶玉韞山炯爾者識抗爾者力斯言不磨示幽石何長史墓表婁 堅

嗚呼天下固未嘗無材也而常患於擯不得用即用矣而人未必知之深也又患不獲盡其才若其志節不立媿阿苟且以自失其身且重負天下者即有材何為以

予所聞者常長熟何大夫其才其志節皆宜為世大用而卒困資格以老豈非當事者之責而士君子所深為之惜者歟公諱某字子宜父曰湖廣布政使司都事贈文林郎浙江平陽縣知縣諱墨生公兄弟五人嫡長曰鉉其母王也再娶周連舉四子而公為長次曰鏞曰錡曰鉉平陽之父輝大父采曾大父海海之季弟世學為士譜藏其家而燬焉故自海而上距宋靖康南遷凡數傳皆不得而詳也獨宗人之老猶能言裔東自別於廬江而已公兄弟皆少而力學意不專於浮華甫壯貢於鄉

頽久困禮部平生自負其才謂功名可立致即終不遇寧跼伏田里豈能碌碌隨流俗人汨沒及弟鏞登進士第慨然嘆曰吾而而後殆亦可試乎遂謁選為令温州之平陽其地東並海於溫之屬最僻遠而瘠其民多去之永嘉瑞安佃而耕比公為之三年流離漸復二邑之民更視為樂去如異日平陽人也及公既去後之為永嘉者歸以告其里之人如此蓋公自喻冠讀書任陽田舍拾兄所棄汗邪而墾之其獲滿車則仍以歸兄而更受其瘠又復饒故其為巖邑而治辦能若此平陽之

輸或遠在鄰境及他衛所涉江即沉艘踰嶺即摧輶公乃議折而益之美彼利其贏此享其逸人咸便之金鄉衛者介甌閩之交去邑南幾二百里湯信國公所設以備倭也久而備弛成卒病於暴露猝有警無足恃於是條便宜築二石堡屹然為一重鎮使後之為邑者率能繕完則猶信國之遠慮乎其他魚鹽官市之征廢則修之或不足於額則轉移補之有勸之鑿空以佐縣官者謝弗為也而贖之鍰稅之羨悉以供解省府費未嘗私以自潤焉蓋公既明而熟於計事至孰利孰害靡不究

極於毫釐而又本之以廉法出之以練達幹之以精勤以故規畫一定若操券而收責役興而費易支功成而民不勞能使旋至而有致每若此及朝京師以課最蒙白金之錫當得美官而當事者終不能盡其用僅遷南京錦衣衛經歷以閒散縻之公至樂其江山之勝意泊如也已又遷淮王左長史遂乞致任歸而以圖史自娛數與親故共為酣暢而已尤好為弟若子揚抗古今以寄其感慨如是者又二十餘年以歿予生也晚恨不獲從公遊聽其議論以開發其中之所窺老而無所用於

世幸為太平之不遇人而撫時感事常思得當世之偉人以身任天下之重舉動光明卓犖剗去世俗之媿阿一切出於奉公守法而又有如何公者若而人以為之佐其於久安長治庶有賴乎獨惜夫有才矣能不失其身矣既試之而效而卒不使極其才之所至然則必媿阿苟且與俗同其波流者而願與之共功也豈不可惜也哉予既獲論次其概竊以謂公之為平陽獨鳳浦碌之役最大而碑記頗能詳之輒采而表之於表其畧曰平陽之南有江橫亘江之南又多大谿南北相貫穿則

亦名曰東江西江凡溪水之來匯者三十六源溉田可四十萬畝獨患閩之山犬牙錯潮出其間若與之鬪斷即濤愈壯而谿水尚不能敵湧而壞民田者鹵也在宋端拱始築礮三峯嘉定中又移築鳳浦民賴其利元末兵起礮廢本朝自永樂迄嘉靖里父老凡四叩閤卒未果復當歲丁丑公以白備兵使者龔公遂與定築礮之議經營凡八閱月而工畢是役也公謂用土不如石恃隄不如撻止礮下流不如并礮上流完皆與衆異議夫龍土石而投之石固易止而立也撻者下石而上土水

之來者阻石而留石以為之闕也水之去者汨土而利
 土以為之戶也并備上流則無慮於蟻穴蓋既成而後
 人知其完焉計用工三萬有奇用金四千兩有奇而取
 之四十萬畝者不過稅民畝四釐而已公之子三人伯
 世滋撫其弟鏞之子也已而舉仲子兌澄叔子允泓其
 能備述公之稱於鄉閭見於政事而謁予請表其墓者
 允泓也

李世祖 終 何 歷 多 孝 表 立 碑
 同社 如 如 人 多 孝 表 立 碑

義士

杜甫君墓銘 宋 濂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
 水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土俗
 遂居之而為金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為詩元重紀至元
 中張文穆公起巖為河南行台中丞見君詩願掾君君

編輯

之來者阻石而留石以為之闕也水之去者汨土而利
 土以為之戶也并備上流則無慮於蟻穴蓋既成而後
 人知其完焉計用工三萬有奇用金四千兩有奇而取
 之四十萬畝者不過稅民畝四釐而已公之子三人伯
 世滋撫其弟錞之子也已而舉仲子兌澄叔子允泓其
 能備述公之稱於鄉閭見於政事而謁予請表其墓者
 允泓也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二十八

義士

杜甫君墓銘 宋 濂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
 水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土俗
 遂居之而為金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為詩元重紀至元
 中張文穆公起巖為河南行台中丞見君詩願掾君君

此
 心
 也

不可欲以茂材異等薦又不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噩疾夜數驚君冠帶伏父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目不敢瞑至愈乃已母沒服喪得古禮甚聲問日起貴人賢士多樂與君游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罷黜失志者則為之力不怠行台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為御史掾坐法罷君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居之儒學教授張鉉以事黜君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君命婦鞠之不異己子兵部主常事允恭家人夜失允恭

方醉卧衆怖囁散走無賴子利其貲將劫之君率少年數十輩為出其篋筭寶貨於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乎隣人陳弼舉室死于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大兒則陳氏絕矣卒為抱匿他所以免吉之運部吏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為計君憫之為貸于大賈以償之吏德君以物來謝君却之蔣山僧為御史所誣夜竄君室求救君藏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惠襄父邦又廟在城南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人游寓者具牲酒祭之君之為義多類此

君嘗攻鑿尤良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問有無必與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衆由是人多稱君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于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涼山右國朝洪武壬子十二月九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祔焉君曾祖若海祖懋父文燁母周氏君二男子曰珙曰環珙早卒環承事郎晉相府錄事賢而能文得晉人筆意二女適蕭伯高鄧世良孫男二某：環與余交頗久

以銘為請余惑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則趨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引筴揚面陽為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恐為所見况望其極恤乎若君者可謂無讓于古之君子者矣烏可不銘之以為世勸乎君所為詩凡若干卷藏于家銘曰杜喬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既多胡不祿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已養氣為文五色有煒孰非公卿接跡交軌彼徼其權：銷志阻吾守吾義夷險一揆章服之加鞶帶之褫所交者心加褫何與極難濟危孤存起死

匪名之求惟義所止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若不知左
孫右子斯起人為天錫嘉祉天曷私君惟善之致貴有
不聞賤有足恃刻文昭美以諗多士

蕭師文墓銘

解縉

宋丞相信國文公兵敗于吉之空坑也有石大如數間
屋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踞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丞相
由是得脫去鄒馮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
相勗冒白刃以為榮吉水倚富蕭文琬父子督饋餉亦
在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事甚詳予獲見之可羨哉

吾鄉之多忠義也而今宋史迺無之丞相傳云空坑之
戰得趙孟榮給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於元盛時故
于丞相事時誣陋至于丞相求為黃冠等語欺罔尤甚
顧豈足為丞相輕重然恐相襲訛謬不可不辨也文琬
南唐御史大夫儼之後倚富之墟儼之墓在焉文琬上
距儼十世家世節義本其風流文信公嘗大書餘慶堂
以勗之文琬生獻可獻可生季章季章生德祥字元佐
皆忠厚人也元佐生天祐字師文元季傾貲奮義保障
其鄉、導官軍舉宗血戰賊每望其風而靡元叅知政

事全公子仁承制授主簿不拜時里有劇賊擁衆萬師
文宗族梗其喉牙賊不勝憤圖掘其先墓以逞師文與
之苦戰賊勢益熾師文度不免即自取墓中遺骸身負
之出走藏匿還與官軍合勢大破之其忠義節孝類如
此誠有光于文琬常恨不得主帥如文信公者與之一
死光明俊偉可書也不然師文豈在鄒馮輩下哉惜哉
守吉安者財一梁克中尚完城數年師文等不為無力
也及天兵南來師文不忍賈勇謝散其徒遣弟師賢率
壯從寧河王鄧禹破熊天瑞于贛亦奉身歸第口不言

功予因蕭氏重有感于吉士多忠義又重有感于宋史
之謬也考之元史又獨著傳子仁傳而梁克中無之豈
知子仁極不足道驕淫不事無智畧其死為人所逼非
得已者謬言美名不如梁克中殆不如蕭氏兄弟也而
隱顯若此可勝嘆哉師文容貌儒者直諒敦實家富千
金一門三世同產百餘口飲食衣服同出公帑庭無間
言撫兄弟之孤逾于已出未嘗一飯無賓客每食前方
丈考鐘鼓大飲高會連日夜人不以為侈遠宗貧鄉人
賙卹之備至其卒于外而子扶襯以歸弔哭之聲震天

於戲何必附青雲之士哉吾知施于後世矣其母彭氏配李氏子士益字時用繼室張氏子士季字時選士郁早卒士柔字時徽女適泥田周子弼孫茂寔英聲海濤穎乾震其生元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七日没于洪武辛酉二月六日葬里溪陵之原前葬里之下嵩今改卜焉前誌有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蕭公用初作今為表特加詳焉則按士柔所為狀也士柔好學善為詩少時嘗與之登倚富諸山臨瀧江之上想師文兄弟之高風英傑豪偉之氣尚凌厲于烟雲落照之間可激昂而興慕故

為之表而不辭也系之以詩曰溪陵有原青烟盤其瘞璫璣采雲團瀧江之濱華第嶙峋昔有英傑今其子孫食之久長怵惕霜露有此蘭蕙接其榮光義烈軒天九族蒙恩於戲百世式象其賢

彭氏義阡表 王直

彭氏義阡者葬彭氏之死于義者也當元之季豪傑並起椎埋剽竊之徒亦相善為亂龍泉羅邦其一也彭氏居邑之雩蹊世為仕族于是有文遠者英偉有才畧卓然為一鄉之望歲辛卯賊勢浸盛官軍不能制乃散財

發粟集義兵以保鄉里賊頗畏之壬辰江西行省叅政全普菴薩里開分省于贛命張萬戶守龍泉許辟署從事張辟文遠為護民巡檢叅其軍領民兵守北門賊引衆及城下張與文遠屢出戰不勝因閉城堅守以待救癸巳春食盡食盡且無援張夜率衆棄城去文遠殿舟至螺灘賊追及合戰衆飢困不能支勢且北文遠使從弟大遠馳騎請兵于吉以圖興復率敢死士大呼奮稍入城中欲刺邦不得殺數人賊亦積槩向之文遠創重遂被擒大遠走吉、安總管為移檄太和同知楊某使

以兵復龍泉兵至境大遠為前鋒踰章村河涉南洲河會風雨大作河水暴漲兵大半不得渡賊以衆蹙之遂擒文遠兄弟同死于賊是年三月十一日也賊既得志憤彭氏倡義圖已其兄弟子侄有先在軍中或竄伏田里者皆捕而殺之自文遠而下凡十九人又婦女二人我太祖高皇帝既受天命削除僭亂以興太平彭氏族屬之存者休養生息今七八十年日以繁盛蓋詩書禮義之澤未艾也然其老長閒居族坐相與談向時事未嘗不慨嘆文遠兄弟之英風義烈且深念夫死于其難者

之無辜而皆不能歸葬或無以嗣其後蓋盡然傷之疑
文遠之再從曾孫項城令仲恭甫之賢子也聞諸老長
而有慨于其心乃即雩溪大塘口之原開北域營冢壙
倣禮各為木主以宣德三年七月望日招其魂而葬焉
又以項城命置近田九畝以供歲時祭祀曰死者有知
庶幾能安于此而無所恨矣嗚呼喪亂以來奸宄縱恣
善柔多隕于非命有能分力以討賊而舍生取義如文
遠兄弟者誠少矣雖曰有之其宗族兄弟有能興哀於
既久之後而為之歸使祭奠有如^所疑者亦少矣然則彭

氏其誠能篤于義者哉是皆可表也疑來京師因其姊
壻督府經歷項斐求予言欲為之書使歸而刊諸石凡
葬者之名諱次第則備載於碑陰

江君文博墓誌銘

熊遇

國家都燕去蜀最遠吏治不能比中土今縣都委積倉
人粟入之藏趨文具而已然勾稽法嚴司牧者卒欲調
民之艱厄單出里覈之非可朝夕獲也聚野粟者大抵
富民耳旅施不能與其權無以通材行平輿積施之政
即能與其權而亟奪富人其心未厭矣往時蜀卓孔程

鄭之徒富擬封君隱民皆取食焉以其擅山澤之利周官藪以富得名蓋是也然與今力田服賈者異責彼於此是曷可易云哉嘉靖元年以來蜀凡三歉其始戊子己丑部使者勸發民粟而太平江君文博與其父凡入粟千五百石部使者上其事鬻爵格及等當授指揮使銜文博曰陰德者非明星也吾與受級豈若行吾志哉吾世為民耳謹謝還受文博起農商非如卓孔程鄭有所擅利嘻為文博不難乎其後吏疚于安富丙午民遂困甲寅之歉富者且或不能自活無以受廢棄故文博

之卒行野有哀者矣文博名溥姓阮氏其始湖廣麻城孝感鄉人元末避南鎖紅軍亂入蜀家太平埧遂為富順縣人高祖德七配江氏曾祖文仲從母始江姓祖琦父志鑾故儒生也母陳氏少從其父操竒羸往來蜀楚間比長代父事秋冬暇則泛舟下江陵暉暉映洲渚間科頭而起解纜行伸手作勢招長年白浪中與相應夜呼囂驚盜不稍殆遂貿布幅揣其長短功苦偵所往微惡赴之握笑瓠上下循緣計盈縮益三十年而以貨豪矣以故喜周窮乏建寺飯僧以為佛事如是資其庶弟

鶚鴻鵬學輒推分與之撫其遺甥陳良文猶子也異母妹適榮昌人李垣亦多周之財有養子凡數人皆列產焉文博好有所揆作隅牖阿楠豐綱中程蜃盛丹塗莫不克壯以奉其所嚴砥其煥燎以節宣以無不敬事庶母王有礼其孝友非得于竿牘蓋天性也文博晚始舉子即能教五歲則外就師傅擇有文譽者厚禮之其後汝峨汝岷相繼為庠弟子員越明年峨為廩生遂以明經壬子鄉舉第三人岷如京師送三十里外命曰吾老期見爾建大業光門望也比歸文博曰與我承三年懽

寧計不第哉性喜奕岷圖娛人則列局爭道喧聲四聞崇酒稱懽養以為樂人曰精用而不竭壽徵也五月朔與客奕棋多稱病明日病即卧不起問之曰病得之飲食耳吾且待二子齊鳴俎豆足憂耶五日治命子孫以耕讀勤儉召諸親族別八日訣曰吾明日歸矣明日竟卒文博與人無長幼貧富資和以咻煦之不干官府法氣剛辭不徇人鄉隣有爭輒為平解之又緩急相倚故里人盡傷非苟然也文博生成化云銘曰攫之以為豐已不已而又豐之耿々乎其似不忘也浚之以為深已

不已而又深之芒：然其似夢也身執其勞而息其艱
乞之則構迫之則鬪胡可壞也異人同性蓋其常也望
室而喙如或息焉災而克然如或廕焉猗嗟江也不易
方也是以昌也龍坪蛇壇封若堂也后千百禩過者軼
之而讀斯銘終允臧也

桐鄉少府戴君墓誌銘

魏良弼

萬曆二年歲甲戌復五月戴君二孤將葬厥考於馬耳
山祖隴之原謂予請銘其墓庶永：有光也予愴然思
少府逝去蓋嘉靖己未六月計今十有六年予從叔為

君姑夫者舍予去今亦三年餘矣少府美風度白皙朱
顏衣冠濟楚惟是欠師友予謂十室忠信蓋公之類云
俯而就吏非其所安設使得師友造就其所進立當出
儕輩遠甚所得與其儀表裏兩稱矣嘉靖初世宗皇帝
御極勵精圖治議礼制度凡祖宗有未備及備而未協
於義者致：求言以規制作之善予時謬充補闕出入
禁闈期以將順匡救盡忠補過報國時有獻納荷蒙採
擇施行然亦時有犯顏廷諍事于國典者不容不直輕
則詈罵呵斥或奪俸重則逮治拷訊甚則廷杖怒始泄

尋復追悔竟不黜落亦足徵聖德之有在也夫以狂直
戇愚之性事聖明濬哲之君加以七八年之久昧於進言
中間批鱗蹈尾履危冒險蘇子所謂心驚湯火命如雞
者何日忘之也聖主賓天戇臣猶幸苟全是故聖主優
容向非海內異姓同志兄弟若南野念菴龍溪克齋諸
公等及公與陳公曜羅君顯等分班夙夜護持供理藥
物其為鬼錄久矣何能有今不然斃于杖者豈少哉况
予么麼屢經下獄杖亦不一次今銘君墓追憶四十年
前患難不覺吞聲飲泣重有感傷君如有知當知予之

懷抱山之高水之深也自是荐紳多知君、亦知所立
予罷官南歸君亦與陳君相送至灣予尚病杖瘡泣別
以為不復再見寧論今日然自是即落、不獲如在京
朝夕過從也詎竟今日後能銘君墓乎少府世居戴坊
遠有端緒在宋有為評事者焉官于桐鄉聞古朱邑高
風知所樹立補任山東掖縣捕賊有賊而倭夷突至則
領兵設伏出奇大破之斬獲甚衆蝗為苗害君率民禱
而捕之歲獲豐稔民皆悅之君可謂獲上信下以此從
政何崇卑之有人言五十不稱夫君年六十有二是壽

杖於鄉也恩榮一命惠流兩邑貴加於人一等矣桐鄉
 移錄以養親在行年五十之後有終身慕父母之孝復
 何恨焉予為君錄亦為君歌銘曰錦^水衣戴坊來自剡江
 中有吉人孝友義方祿為親移仕以民康遁跡洪都徘徊
 徇漂陽桐鄉桐鄉官不卑慈祥豈弟民依之眾皆胥溺
 民拯之掖縣少府行春早盜息民安書上考抑民食蝗
 心何狡襲擊郡倭震海島毋以我公歸我公歸兮民有
 殍馬耳氣勢低復昂山迴水遶堂若防卜云其吉終允
 臧會見德厚流清光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二十九

義士

中順大夫南京鴻臚寺卿觀吾史公墓表 王樵

昔椒山楊公下獄時權奸摘其疏未援證二王一語以
 為離間欲必致之死刑部尚書何夔侍郎王學益皆姦
 黨也爭以承風旨為事而其事屬山東司其時以員外
 郎署司事者觀吾史公也執不可曰繼盛何罪堂官知

不可奪乃自為獄案以授之司坐以詐傳親王令旨法
 當棄市公乃書奏尾云揚繼盛語雖誤引心寔無他惟
 復陛下憫其狂愚宥從遠遣以全好生之德疏上謫泰
 州判官及權臣事敗公始叙復擢南京大理寺丞鴻臚
 寺卿將大用而公已告終太宗伯袁安郡公嘗銘其墓
 越若干年其子繼芳復求予言以表其墓道予與公不
 惟同年相知其尊君商喈先生寔嘗司訓金壇予得識
 公于學舍先生嘗有夢云公宴觀吾公與予兄弟列坐
 意蓋期予之兄而不為丁未第進士予從公復果符先

生之言也噫予于公契分不薄矣其忍無言公諱朝賓
 字應之觀吾其別號也自幼凝重商喈先生厭近時業
 舉者學無本原若家排書樓屋子弟其中而自授之業不令外從師公與從弟朝宜朝富日相
 講習公以深沈之思尤自獨以魯得之督學樸谿潘
 公試公第一是年中鄉試第二年總弱冠耳自後四蹶
 春官自信益堅嘉靖丁未舉進士為本房第一廷試二
 甲第四授刑部主事坐獄事外謫時貽椒山書云賓爭
 此獄已辨一死所以不死者冀得出公于死耳公幸自
 愛椒山即書其後以答曰公心良苦吾與公能訣矣天

下事尚可為努力勿怠此現吾公行履之概也吾於是而有感焉嘉靖初年王威伸於上言曰路開於下一時上意所向初若難回及情見得罪誅罰立加最寵莫如張永嘉亦逐者屢矣惟中年慕長生事祠禱而炭蒿以佞巧承順得柄至十餘年攻之者衆矣惟椒山揚公列其十大罪中外竦動雖嵩亦自知無辭於誅以及於敗上英武卒誅之揚公之言蓋未嘗不行也人之知史公者或淺矣吾見其於天輪厚於內行謹平居訥若不能出辭而不可奪之節遇事乃見即其從容數年雖無救於

揚公而揚公之蒙非其罪昭々明甚謂其於正義有助乎非邪吾見世之談者動曰名節曰氣節夫節者視天義之所在而已氣無所用名何有焉今之所謂節者氣邪名耶他有所為耶

徵仕郎中書舍人餘山秦君墓誌銘

吳中行

士固有闇然修皜乎不淄自足表見於世而違會逢適偶有奇節偉事赴人之困厄急於已而賴以存亡生死為世所談說顧以一節一事名焉即當時頌功沒世頌穀而或掩其生平嗟乎此人之侈言者乃士之所恥君

者也故予銘亡友秦君之墓而志感慨云秦君者所謂
敦倫扶義操行博物自足表見於世者哉君諱柱字汝
立為太守次山公之季子為太守鳳山先生之最幼孫
故自命曰餘山夙稟甚慧嗜學問雖生於殷盛乎絕無
紈綺習十七以明經補邑諸生文日有教而辭善病不
能就有校執貨而升上舍為南太學生游京東而坐傾
六館談稷下而立廢千人蓋不啻郭泰田邑之名矣
金吾帥太傅朱公與君為為忠表親未識面而心慕其
權力能推擇士素知君工文詞精於楷隸會詔選中書業

以君名上忽馳檄召拜官而君猶未知也中書稱內史
頗華重即厚賂奧援不易得而君徒以太傅公推擇得
之初未嘗有所干請人艷羨以為遇合而君寔不願也
君雖列侍從而耻以他途小就更耻隨諸曹偶為囁嚅
偃倮狀故公卿之賢者折節焉而貴游班行中多側目
矣元輔新鄭公與君有先世誼而又重君材能接遇甚
隆既公為次相中閣所傾擗單車就道羅卒緹綺四出
籍送者姓名昔稱門墻士者一時避匿去而君獨送之
至百里謂踪跡者曰語而主吾中書秦某也吾何忍而

不為翟公客乎次相中閣相結納勢焰甚張至矯旨傳情之議起予與趙常熟上疏賈禍度不免於死則以身後事屬君及受杖闕下即日編戶出都門外予時喘息微矣教憤數甦還卒緹騎更四出籍相從者姓名昔稱肺腑交者一時避匿去而獨獨^君傲舍挾鑿為起予血肉中而生之謂踪跡者曰語而主吾中書秦某也吾何忍而不為鄒正言友乎至是君固不可一朝居矣止何遷君為魯府審理本朝故事無中書遷王官者乃今自君始除目下人莫不創見駭聞君則曰業已觸忌扞罔不

詔獄我而王官我幸矣即王官猶仕籍耳彼修郿者寧遂釋憾乎冰雪在途薪粢為絕又止何果中以考功法坐罷久之相死閣亦罪廢予為趙常熟蒙恩賜環日夜圖所以伸理君者時阻力絀議且格也藉令君以官為重則向者以予所屬為輕又藉令予能伸理君則今者必能榮膺其身予復以忤世歸君竟以罷籍終益足明君志而庶可以釋予之負乎君豪雋爽達洞徹底裡時露鋒穎善持論議不侵為然諾其所交游心相知能以身相許不則雖遇顯重義不受尔汝也內行更孝友淳

備事父母養生送死竭情致禮及事伯仲兄尤怡，敬
愛而門戶徃後以獨力支持于其間，雖甚勞甚費，無間
彼我，凡受人之託而為謀之，必忠必信，至恃之為緩急
則慷慨捐其身以赴之，常曰：居恒相微，逐一且臨，小利
害乃反眼不一引手，如韓昌黎所云者，非天也。郡人蔣
某，由鋒帖於所未幾，亡而子幼，越二十年，招其子歸之，
獲厚值以濟其家。浙人童某，鬻書顧善詩，母死家貧，不
能葬，君出室中釧易二十金，貽之以襄其事。邑人某，素
習君，憫其沒而母哀，歸妾子在襁，祿歲以粟帛周之。

子成立乃已。閩人林某，雅慕君，不遠數千里來歸，君為
館舍衣食之久，更費發資，奔乃返里。中子某，誣其族黨
陷於法，不能自直，君則訟言之於官，事始自，蓋其極危
扶困排難解紛無所為而為者，類如此。君素無它好，特
好客，又好古金石、因史及發書名蹟，購藏百千卷，手自
朱墨校讐，言者半至，搜獵裨官野史，逸壁斷戟諸種，今
侍史繕寫，摩削者半，筆楮饜殮之費，傾其貲不剩，而四
方賢豪客又未嘗不遇君，接納不倦，屢勉有無以餉
僕馬，故聞日博，報日蔚起，而產則坐是以日落，至割膏

腹廢箸未足償逋責卒之日壁立而索若洗今其孤鬻
圖史以營窀穸傷哉貧也亦足以概君之生平矣君為
文雅中情款然自秘恒不以示人書法楷宗歐陽率
更草宗孫虔禮皆足傳世稱名家君生于嘉靖丙申六
月十六日卒於萬曆乙酉九月二十六日得年僅五十
昔予丁丑事周旋患難惟君與朱君嘉得兩人耳君以
失官得名而朱君則無咎故無譽朱君之生先君二歲
而君之死後朱君一日予適以是時乘傳抵里皆得視
其舍歛而哭之嗟乎予捐生蹈不測必死不死君與朱

君皆仁人履安處常又下壽耳不宜死俱死之生之際
天乎其有意耶否也秦之先自淮海先生子湛倅常州
因家武進十傳而至瑞五贅無錫遂占籍焉又五傳而
至霖之生先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謚端敏
諱金之生姚安守諱汴則君之父也母曰楊恭人妻曰蔣
孺人生二男長延烝邑諸生娶顧氏太學武陽君女次
延赤幼未聘五女一適禮科給事中吳君子桂芬邑諸
生一適鄉進士曹君子道孫太學生一適廣西布政司
理問成君子袞一字顧君子本曾殤一字禮部主客司

司主事華君子師曾殤更字光祿寺署丞朱君子肇
敬延丞奉蔣孺人之命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子姚灣
之新阡夫君之植於天者長驅高步取介凌厲之氣見
於眉睫又博洽經史務湛淫之思稍得學問之力故矯
々修其行於生平及其見義必為隨遇輒發若飢食渴
飲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要以內足其志外不矜其能
而已世以官為重遂以失官故為君重而一節一事津
々乎其言之也淺之乎知君矣知君者莫如予予不銘
而誰當銘者銘曰君起予生予銘君死疇測其然靡憾

於理義以利傷惟君所鄙名以事成惟君所耻有涯者
形不泯者志姚灣之阡曰歸於是安於是考德徵賢千
秋有祀

萬騰霄墓誌銘

楊麒

正德初中官刘瑾用事以峻罰劫群工而取其賄晨有
言賂弗暮入則殺身破家之禍隨之中外縉紳之士不
附瑾者輒中以危法至有不能保其骸骼於泉下者人
人重足莫敢言於是瑾之泉貨裒積如丘山而其力幾
足以搖宗社時吾鄉先達今方伯弋陽吳公克明守泉

州與其禍當罰米五百石吳公廉於官無可輸貸於人罔有應者聞萬氏騰霄之富而告之萬慨然曰吾固知吳公之為人也公遭難吾無愛其賄矣遂倒囊以五百金貸之吳公之難以解越明年賣田宅器服計本出羔羊之息來償納其本而返其息固強弗之受也由是萬氏之義聞鄰邑鄉之顯者咸降勢以與之交蓋歛約弗敢恣正德甲戌逆藩宸濠請護衛於朝大學士鵞湖費公知其將藉此濟不軌之謀以毒鄉因而危朝廷也顯言於朝而力阻之濠大恨以計去公去位之三年曠

仇家三姓之盜攻公之家殺其奴僕兄弟破室戶墳墓掠資畜蕩然如洗時公從弟子章被執公傷其早孤無季昆殫力固所以全之計非重賄不可而公所無措其手騰霄聞之泣曰公胡為至此乎公不顧家以恤我鄉人吾安忍惜財以不為公計乎首倡出百金助資里之好義者慕而應之遂出子章於豺窟之中其行大率類此嗟夫世變洵之秋生死休戚惟財乎是係小人習觀世變之機而知其勢之所重在於此也於是唯貨是矜是尚而尊崇之不知其他屠沽瑣七輩握贏資以

自椎攘臂捧腹傲睨乎閭閻之中而不知名器為何物
往者乘人之急難以徼大利務益富而不恤人之困胃
生意蠹蝕於賄者畧尽至有藉餘力以快平生恇眊之
讐苟可以行其胸臆者靡所不至若是者皆騰霄之罪
人也君子挾財以為義小人挾財以滋悖若騰霄者
不幾於君子矣乎騰霄之起家也得之於至艰夫其少
孤貧落魄而有机知前給舍玉湖王公見而奇之知其
不終困也貸重金貲之貿易乃勞苦奔走經營運化蚤
夜勤惕弗自寧數十年而致大富家成不忍獨享其厚

則求族戚之弗植者給之量所能而處以高藝故騰霄
之族戚鮮失所者夫得之至艱宜執之至怯執之至怯
則由前所言者皆不可望之矣而騰霄所為卓然如此
不亦異于人哉騰霄諱伯昇王父普同父友成母丁氏
世上饒縣人娶李氏吳氏韓氏生子男二永鑑吳氏出
永釗韓氏出女二長李氏出次出韓氏孫男一璋女一
終於嘉靖壬午夏五月初八日癸丑距生正統庚午十
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三以嘉靖三年甲申五月十
四日戊寅葬上饒鄉之灘頭陂繫之以銘曰豐而資而

何施王孫困食我其飯之世路險激我心不移恭以貴
 且濟其嶮嶇粵稽古昔亦有為媿絮賈出荀漢更迹胥
 豈曰微利言有秉彛猗嗟騰霄其奔趨而子孫食報弗
 止厥軀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
 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逆閹廢祠之址以
 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六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尔

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
 而死而堙沒不况道者亦已衆矣草野之無聞者與
 獨五人之皦况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
 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殺義歛貲財以送其
 行哭聲震動天地綬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衆不能
 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毛一
 鷺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殺
 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
 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

元即今之儼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々呼
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爰有
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頭而函之卒與屍合
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
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
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
矯詔紛出鈎黨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
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
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力也錄

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
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
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
暴於朝廷贈謚褒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
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
拜且泣者斯古百世之遇也不然今五人者保其首領
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
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
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

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問卿因之吳
公太史文起文公益長姚公也



